

MAO LONG PING ZHUAN

[美] 葛浩文 著

萧红评传



北方文艺出版社



萧 红

一九三四年于哈尔滨



▲萧红（左）与丁玲（右）革非（后）
1938年摄于西安



▲萧红与中学同学 1939年摄于重庆

▼萧红（右）关大为（中）白朗（左）

1934年摄于哈尔滨



萧红与萧军▶



◀ 萧红与萧军

1935年摄于上海

◀ 萧红

1940年摄于香港



1936年摄于上海大陆新村鲁迅家门前▶



▲ 萧红墓 广州市银河公墓
1957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于此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原作者序	3
再版序	5
第一章 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8
第二章 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	20
第三章 文坛崛起之过程——由青岛到上海	40
第四章 上海和日本的岁月	66
第五章 命定独行的萧红 ——“我好象命定要一个人走!”	96
第六章 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	127
第七章 萧红及其文采	160
第八章 结论	177
附录 “九一八”致弟弟书	萧红 186
萧红·绝笔?	葛浩文 191
萧红骨灰迁葬记	李阳 193

中文版序^①

一九七二年某一天，我坐在印地安纳大学办公室里写报告，那是一门由我的指导教授柳无忌先生开的传记文学讨论课，我的题目是《萧红传略》。萧红这位东北女作家在美国知名度不算高，我是在读了她的作品之后决定写她的，事实上这篇报告只是第一步，因为当时我已经决意以萧红为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

那个学期我搜集了许多萧红的资料，其中以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最重要（至少就她的晚年来说是如此），骆宾基这本传记带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因为他在香港与萧红时相往还，虽然我在里面发现不少错误，仍然不得不承认他在某些方面的权威性。

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回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越来越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

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抛开了过去我所接受的以客观、理智态度从事学术研究的训练，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难过了一阵，我放下笔，走出办公室，以散步来平复激动的心情。一小时后，我回到办公室，很快写下那“不幸”的一行：

① 原香港文艺书屋版《萧红评传》中文版序。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十一点，萧红
终以喉瘤炎、肺病及虚弱等症逝世。

现在萧红在我脑海中已经死了七年（实际上她已过世三十七年）。这期间，我两度到香港、台湾和日本，见到许多萧红的朋友和崇拜她的读者；讨论她的生平与创作，并且继续读她的作品；同时写文章做深入的研究，更翻译了她的小说。一九七四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后付印出版，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同事兼友人郑继宗，因为他的兴趣、热心和才气，使这本我到今天还怀有复杂情感的书的中文本得以问世。同时我要向自始支持此一计划并贡献心力的其他朋友，申致由衷的谢意。

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

葛浩文 一九七九年八月谨识

原作者序^①

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极端活跃，战斗的意识到处弥漫。自民国开创以来的廿多年中，中国经历了日渐扩展而未完成的民主革命，昙花一现的帝制复辟，持续不断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在斗争中的不断成长。在这段动乱的岁月中，中国文学的方向产生了剧烈的转变：自二十年代的所谓“文学革命”，转变成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这种显著的左转倾向牵涉到大部分当时文坛的知名作家，因此使文艺界成为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前锋。这时期，作家在社会以及政治舞台上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当时文坛知名的新进作家中，有几位是来自东北。这几位同时并起的东北作家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都非常活跃。其中萧红可以算是最传奇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东北作家。她曾与其他两位（萧军、端木蕻良）来自东北的作家相恋，同时也和其他几位作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她自出版第一部小说——《生死场》以后便名闻全国，直到一九四二年客死香港，广大读者对她的爱戴，始终不衰。虽然在政治上萧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是文艺社团中的活跃分子，但她却与当时文坛的许多知名人士有深厚的友谊。在中国，有关萧红的研究资料比其他东北作家，甚至比若干当代文豪还要丰富。但是，西方研究当代中国

① 原香港文艺书屋版《萧红评传》原作者序。

文学的学者，却把她冷落了。

本书传记部分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萧红毕生史迹，以编年方式介绍给读者。遗憾的是这一目的并不能完全达到；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资料欠缺（请参看所附的书目），而是因为目前有关萧红的资料有的是无法求证，有的互相矛盾，不足采信。因此在记述萧红生平时，难免会有或大或小的几段空白。至于萧红作品的评述，作者手边有她全部作品资料，其中包括三部小说，无数短篇和散文，几首小诗，以及她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所写的杂文。

本书是以萧红的生活及其时代背景作为研究她的全部作品的根据。如此，读者才容易了解为什么她有些作品成功，而有些作品却失败。

萧红的作品并不算多，因此笔者可以就她的全部作品，根据文笔的优劣及其在文学上的重要性一一加以评介。本书对于作品的评介是按照出版的先后。这样处理难免会影响到生平叙述的一贯性，但是却能收到深入了解萧红作品的效果，借以弥补在传记方面断断续续的缺憾。

再 版 序

I

撰写传记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因为不但要顾及主角生平的种种事件在历史下的透视、发生的年代与其产生出不同的意义与贡献，同时还需兼顾到其他复杂纷纭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主角本身的性格，性格的发展，心路的历程，以及世界观的形成；还有在生命里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出。

另一种难处则是作传者本身的心态问题：当然如果能纯粹客观，那自是至臻理想，但问题在于怎样保持客观的距离？最初为了客观，距离当然越远越好，但一旦浸润于主角的生平事件及各种动态，距离便越来越接近了。尤其在日夜翻阅、分析、演绎各类文献资料以后，自自然然作传者与被传者产生一种水乳交融、心灵相通的境界，如此又庶免于主观了。至于此种主观是作者之福，或被传者之祸，问题仍然存在于不符切实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各种传记对同一主角都人言言殊吧。但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作传者的任务除了忠实记录外，还要更真实的把主角的生平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呈现的过程中或有主观与偏见的情绪存在（那就更欠缺客观因素了），但不多不少却能给主角、读者，与历史之间演绎出某种“真理”。在我看来，传记是没有绝对的，同样真理也不是一面性的，所以我愿意指出，这本书不是萧红唯一绝对的评传，但或许是“真理”的其中一面。

I

此书除了美洲版、香港版、以及台湾版外，算是第四种版本了，也是最后的版本了。这并不等于我对萧红的研究已告一段落，相反地，她仍然在我计划中的各种学术研究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我因为相信作者的生平研究是次要的，故今后主要仍顾及怎样把萧红的长短篇小说及散文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平面——即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世界文学里面。

此书本来准备一九八二年出版，但因我种种的工作计划而拖延至今；这种延误对我而言却成为了一种方便，因为我不但能争取得到研究萧红的各种最新资料，更能有机会再把萧红的作品细读及重新对它们做出另一些新的批评透视。

此书为《萧红评传》：“传”指萧红的生平，而“评”则指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在作传方面，有两个问题曾困扰过我，那就是资料方面质与量的考虑。在各种不同繁杂的资料中，自然有错漏之处，其中包括主观扭曲的错误。我曾一一把它们过滤出来，删芜存精；书上的注脚可能用得太多了，但我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参阅（就连最近再版的版本也列出，主要是为了读者方便）。另一目的是为了补充和支持我个人种种的看法。碰到一些分歧的资料，我往往采用了近人的见解；我也尝试去了解文件作者背后的想法，我不敢保证我的处理全对，但读者却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去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分析萧红的文学作品，我着重于自己的艺术分析多于社会性的演绎，这也并不等于我完全忽视社会性的因素，只是因为我相信萧红的作品如以“艺术品”处理自会比当做“社会文件”处理来得有效。

II

我要求出版社保留我的旧序，因为“原序”记录了我最早的计划与想法，而“中文版序”仍代表了我对萧红和我的萧红研究的看法和感觉。

我要向下列人士致以我衷心的感谢：郑继宗曾翻译了我最早的萧红版本。陈青、陈清玉曾替我抄写或校对了本书的一部分。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黄源、周海婴、丁玲诸君让我在访问中能获得他们与萧红交往的资料。萧凤、陈隄、铁峰、丘立才、卢玮銮、刘以鬯、丁言昭、戈宝权诸先生提供了不少的资料与见解。陈少聪全面阅览了本书文稿及作了不少修正。雪燕、关沫南、林绍纲、周艾若、延泽民、中流诸君对我造访哈尔滨时所提供的协助与接待令我难忘。其他还有很多对此书付出心血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在此尽录了。

至于王观泉先生，我则无法在文字中表达我对他的谢意，以及感激他对我的友情。

最后，我把这书献给呼兰的人民，他们该感到多么骄傲，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曾产生出一位中国如此卓越的文学家。他们更应为他们的庄重与乡情感到自豪，萧红是他们的作家，所以《萧红评传》也该是他们的书。

第一章

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东北大平原位于中国本部的北方。西连蒙古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接西伯利亚，黄海和朝鲜半岛是它东南方的屏障。虽然它以“满洲”闻名于世，但在中国却被称为东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简称东北。

在二十世纪初叶，整个东北的人口仅约三千多万，大部分是清末从关内移出的汉人。

东北沃野千里，向以农产丰饶著称。位于东三省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处都是大河广原和人迹不到的崇山峻岭^①。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坐落在该省南部的松花江上。黑龙江与松花江为该省的二大河流。松花江流经吉林，然后东向经哈尔滨，再渐北转，流灌黑龙江盆地。

二十世纪初期，东北大城之一的哈尔滨，居民不是从关内移来的汉人，就是从俄国移去的白俄。事实上，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部分逃到中国的白俄都在这里定居。

在哈尔滨东北约三十公里，有个呼兰县，因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经该地而得名。呼兰县城位于呼兰河北岸^②。象坐落在所有农产中心的其他小城一样，呼兰县也仅是个农民赶集的地方。城里有几家供应日常必需品的小商店，几所学校，和一些住宅。在她的杰作《呼兰河传》中，萧红曾以简练生动的文笔描绘出民国初年

呼兰县城的乡间景色：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店，有几家粮栈。……

东二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③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呼兰县是个非常宁静、落后的小城。居民大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几个读过些书的

塾师，以及所谓的乡绅们。

萧红就是在清朝被推翻的那年诞生在这里的一个乡绅之家^④。她是张家的长女，学名叫乃莹。张家是小康之家，祖先是从小山东移来的。

萧红的父亲，是名家长，也是当地张姓的族长^⑤。每当描述到她父亲的时候，萧红总是直言不讳，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了那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不算什么，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象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父亲打了我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⑥

萧红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萧红的眼中，她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那篇和《呼兰河传》笔调相近的